

學 生 小 文 庫

5

龍鬚島歷險記

伯 子 著



學 生 書 店 出 版

859.6

919-5

3

庫文小生學

5

記險歷島鬚龍

著子伯

• 1948 •

行印店書生學

118058

四月十一日

陰

父親和姐姐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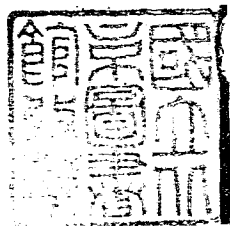
浪嘩嘩打着船頭，船又跳又搖。

父親到甲板頂去了，我老想着他的話：「再挨兩天苦頭，就到上海了。」

父親爲着做生意，去了幾次上海，那里還有二叔父。上海聽說是熱鬧的，有十七層大樓，有城隍廟，全世界的東西都有，是個好玩的地方啊！

姊姊比我多二歲。但姊姊是女的，女的便該暈船，不管她是十五歲，百五歲，千五歲，女的都暈船。我是男的，就不會暈船。

姊姊昏昏沉沉縮在被窩里，只有一堆亂頭髮。頭髮又不說話，不說話，我心里就慌了，我萬萬分需要談話呀，唱歌呀！這時候，偏不能唱出嘴來，心內空洞洞，喉管爬毛毛虫；我我我，我也要躲進被窩



去了……

十二日 霧 觸礁

今早，船特別平，艙里的人像坐茶館，在快樂聊天。奇怪的，今天隔了幾分鐘，就吹一下汽螺，嗚……嗚……爲了什麼？我想問問父親，吹螺，是怕客人困覺嗎？我從人縫爬上艙口，雙手抓着梯欄，向外伸頭一看，啊呀，天不見了，一隻灰白大帽子，連船頭船尾都罩住了，船，走不出帽子外邊去，我心里奇怪極了，好容易，父親從烟筒邊轉過來，我急急問道：

「爸爸！天爲什麼不見了？」

爸爸搖搖頭說：「別多嘴，罩海霧呢！」

說完，嘴合攏了，就扯着我走下梯子，我聽見他牙齒發响，心里像有什麼憂慮，我一肚子悶悶，也不敢再開口，坐下來，數着嗚……

鳴……的汽螺。

就要吃早飯了，大家的漱口杯叮叮响，姊姊青白了臉坐起來，在慢慢的梳頭髮。突然，刮嘩一大聲，像爆炸彈，我來不及掩耳朶，船大大的一跳，傾向一邊，接着隔艙人聲叫嚷，噹……一陣拼命的鑼聲，全艙的人都跳起來，叫起來……

「什麼事——發生！」

「救命呀！」

「沒有！沒有事！」

「上帝呀！基督呀！」

艙外的人嚷着滾進來，秩序大亂，艙里人，又朝着梯子奔出去，姊姊來不及穿好上衣，跟着臉如黃紙的爸，急速的擠到艙口。

有人喊着：「拋錨！拋錨！」

有人喊着：「進水了！火艙進水了！火熄了！」



當我定了神，機器不響了，人又被趕進艙來了，艙口出現了帶槍的兵。

過了多久，撞撞撞撞的機器聲又來了，船側着身拼命在跑，連站着的人都拖倒了；行李翻天覆地的滾，又過了十分鐘，突然間，船底沙……觸着什麼，猛擺了一下，便一動不動的停止了。父親抱着隻皮箱，我要爬也爬不起，姊姊是嚶嚶的哭着。這時，一個胖子站在梯頂，他發抖的嚷道：

「脫險了！脫險了！船已停在

沙灘上了！」

船上，讓人到甲板上去了，啊，這隻船裝這麼多的人，足有整百整千，大家的臉全是青白的，驚散的三魂七魄，才剛剛回轉來，忽然，有人低低這麼吐了一句：

「糟了！這裡不能停呀！岸上是共黨的地方！」

接着許多人哀叫着。

便看見，一個青年軍官，把徽章符號扯下來，向海裡拋下去，又擲下一隻白手槍，甚至連軍衣也不要，光着上身跑了。我又看見，幾個人向我們大艙攢進來，找個地方縮着，那手上的漆皮箱很重，一定是有錢的人。

所有的人，又碰了危險，剛跑脫了虎口，又遇了惡狼。

結果，大家這麼推想：共產黨也是人呀，怎能見死不救！

幾個人，被大家舉出來，白頭髮的楊老伯被派去，父親也被派去，要和大副上岸去一趟。

臨走時，姊姊和我一邊一個，拉着父親的棉袍角，不讓他走，他唇皮在抖着，面突然瘦了許多。

「一樣是死的，除了冒險去交涉，求他們救救我們，我們就不會活命了。」

同時，交代我們看好行李。

放下小艇，他們幾個人駛去了，我爬到圓窓去看看，遠遠一條岸上，螞蟻大的影子在動着，共黨發現我們的船了。

我怕爸爸會被捉去，那時，我和姊姊可怎麼辦呢？鼻頭點點冷汗，我把網籃的繩頭，一下結在腰帶上，一下又解下來，一下可又結上了，看着姊姊流淚的臉，我不敢提起爸爸，就改個口問道：

「姊姊，肚子餓嗎？」

姊姊嗚咽的說道：「爸爸，不知怎樣了！」

我不哭，不哭，但，淚水不聽話的擠出來，我們兩人抱着哭了……甲板上一片人聲，艇子回來了，還跟來一隻小漁船。爸爸一爬上梯子，似乎心安了許多了。

共軍最初只答應，船可以停在這里，等修好了再走；後來，看看船一時無法修好，便答應讓我們上岸。我私下問了爸爸：「你看過共產沒有？」爸爸說：「看過了。」我又問說：「那共產是鬍子尺把長，臉孔像紅布的吗？」爸爸可不理我，忙着收拾行李。

大家忙亂，爭着誰先上岸。可是，梯頭站着幾個鄉下女人，年紀輕輕的，還有一個老人，在分派我們上岸，要孩子婦人先下小艇。一旁，有個洋胖子說着番話，不許客人帶行李，有提着大皮箱的，也給水手搶下來。爸爸把一扎一扎的鈔票，分塞在我們的內袋里，一直將近一、二點了，才跟着父親落了舢板，姊姊還担心船上行李，爸爸吐

口氣說道：「先有命，行李慢慢說。」

小船插着號碼的小旗，它載着我們二三十人，大家手空空，驚兢競，搖呀搖，一步步向陸地靠近，可是，越靠近，就越怕，我說不出怕的是什麼，人說共產是……，我真怕克擦一聲，把我腦袋砍了，一想着，我的頭頸便不敢伸直，姊姊覺得奇怪，急問了我說：

「怎麼了，弟弟，頸子疼嗎？」

我眼眶已濕了，說道：「姊！你不怕共產嗎？」

全船上的人，像一箭正中心窩，臉孔在翻青變白，有的還緊抓着肚袋子……

可恨的小艇呀，偏偏拼命搖向岸上去。

想不到，岸上站了一大堆鄉下人，男男女女，光光鮮鮮，和我們一般樣子的人。一個比別人高點的中年人，藍布大褂子，挺像我家對面的老白，他往來特別忙，向這個向那個，和和氣氣的談話，又忙着

吩咐要作什麼。

這時，又來了幾隻大漁船，都編了旂號，載完了人，又搬完了行李，行李堆滿在沙灘上。

最後，他們的人一面排着隊，由一個小姑娘去檢查；一面還請我們的代表，上各小船去查，沒發覺留藏一件東西，連包香烟都沒有，才把他們解散。

原本，怕財物會被檢查去的，可是，大家的身子，觸也不會觸過，反轉，讓我們檢查他們一番。

近四五時，先把我們分爲好幾組，「外國人」的，「軍官」的，「商人」的等等，然後把我們分開，送到幾個村子里，散住在各個民家。村子里的人，好像已經預備好了，我們一到，立刻茶水送來了，麵糊挑來了，每人一大碗一大碗。我分來二個大，這時，我才記起餓了的肚子。也有人嫌難吃，說像餵牲口，多數却像在吃「滿漢」

酒席！姊姊艱難的嚼着，而我啃着硬饅頭，却津津有味，連舌頭也要吞下去。這時我又想起來——那關公臉的共產黨呢？

十三日 晴 到了榮成縣

從天早，便響着轟隆隆的聲音，鄉下人說：戰艦又對海岸開砲了。砲一直開到吃早餐。轟……飛機聲又來了，我才探頭到門口，獨獨獨獨在掃射了，我急躲在姊姊身邊，大半天不敢動。

人們在喊着：「怎麼呢？爲了船沉不死，要炸死我們嗎？」

傍晚，走了大半天村路，把我們送到榮成縣來。

在路上，看見百多個軍人，全背着光亮的槍，對我們笑嘻嘻跑過去。

送我們的鄉下人說：「爲了你們的安全，避免轟炸，才多走這段路。」



榮成縣，那里是個縣城？不過是個大村子罷了。沒有一家做買賣的；有的，只是幾個地攤，賣的是洋火，雞蛋，花生米，比我吃過的更黑的餛飩。

全部旅客，還是分居在各個村子，我們幾十人住的屋子，地上鋪了新麥稈，他們對我們說道：

「我們窮地方，沒有許多床鋪，來款待你們了。」

爸爸出去找人，想辦法，姊姊憂心的坐下來，一個麻面的孩子，又來送餛飩，稀麵糊，勸我們吃，

他叫我們安心住下來。女人，孩子，老人都優待，姊姊和我還有了鷄蛋，看着姊姊的苦臉，我不理那麻子，我也不想吃。

這夜，我一合上眼，便做了許多惡夢，我還浸在海上，一下，有條金魚來了，忽又變作龍，張了巨口把我吞去，一下，有頂大毛帽子，把船壓下海底，海水壓着我，使我喘不過氣，幾次驚醒過來，一頭淋淋的冷汗，使我再也不敢合眼了。

十四日 陰 女人多嘴

今天，「他們」來了，帶頭，是一個赦大腳的女人。

她們分開來，詳細的和我們談話。說着這裏的什麼什麼，土地的東西什麼，還邀我們去參觀呢。

那個女人擺過來，在姊姊身邊坐下，女人就是女人，一下子，彼此像遠地的親戚，便東西南北的談起來。而且，竟問着我道：「小弟

弟你進中學了嗎？」

我吮着嘴不看她，姊姊却代我答道：「小學還差半年呢。」然後話頭扯到父親，到上海做什麼生意，我忍不住女人的嚙叨，便喝道：「你管爸爸做什麼？」

她堆着笑臉，送姊姊一本小書，客客氣氣的去丁。

別人看她們不在了，爭說着：「多能幹！這是共產婆！」我可認定：「不，不是，看她的臉沒紅，就不是了！」

十五日 晴 老媽子放哨

聽說洋船長找着帆船，回青島去想辦法了。有人到屋外去，我也溜到外面去蹣跚。

玩呀玩，在幾株棗樹的地方，飛着一對五色蝴蝶，我想捉來玩，便追上去，剛要追出田野，忽然有人在喊着：

「小孩子，不要亂跑呀！」

向四面搜尋，並沒有軍隊，我想再追趕上去，就看見棗樹圍拐出一個老嬸娘，手裏還帶着棉線，她把我攔住了。

「你有路單嗎？」

我不明白的說：「什麼路單？別和我玩笑。」

這嬸娘正經的說：「沒閒工夫和你開玩笑，沒路單，就回轉去。」我正發呆，一隻狗向我汪汪的吠，後面跟來一個孩子，我一看，原來便是那個小麻子，他先對那嬸娘說：「李大媽！這是船上的客人。」然後問起我來。

我就說：「你看，我要捉那對蝴蝶。」

他也說：「好呀！我跟你一道去捉吧！」

捉就捉，我們捉了大半天蝴蝶，只捉了兩手泥土。那小麻子很有趣，還送我到門口。

父親一見了面，便教訓我說：「別貪玩，跑迷了路！」

十六日 晴 叫我們安心的會

夜里，要開會慰問我們。

一個麥場上點了燈火，鑼鼓聲，人聲，小販叫賣聲，真熱鬧呀。我們船上的人，外國人，紅毛人，村上的人，都向這麥場上擠，我把姊姊留給爸爸，擠到最前面，船上的客人，被招待坐在那里，村上的人，却圍着站在背後。

先來一陣鬧台鑼鼓，開會了，那個高個子站出來，他拍着手叫大家靜靜，就說起話來，他說：「今晚的會，是歡迎萬里輪的客人，要不是霧，這荒僻的地方，請你們也請不來的。諸位受了驚險，我們在這里表示慰問，但是我們招待不好，吃的，連白麵都沒有，睡的，也沒有許多鋪，對不住得很。大家有什麼困難，大家有什麼意見，大家

要什麼，儘管說出來，我們做得到的，一定做到。我們政府，是要替人民辦好事的。……」

人叢中，有人戰兢兢的說道：「請呂縣長別扣留我們！」

怎麼？這越看越像的老白，是什麼呂縣長？一個老虎灶伯伯，怎麼看，也不像縣長老爺呀！只聽，他在答話了：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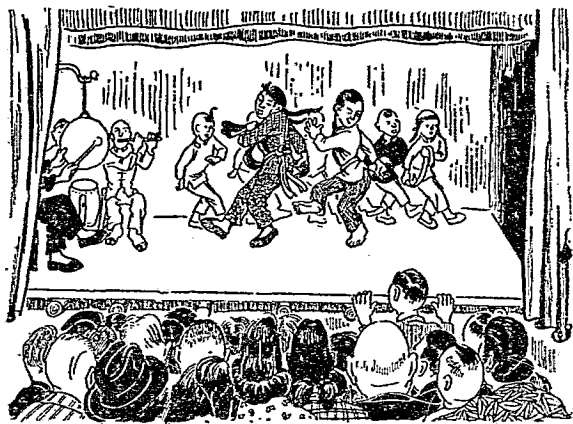
「我們絕不會扣留誰！決不會和任何人爲難，就是國民黨官員，也聽他們的主意，自定去留，祇要查明，並沒對人民犯罪。」

我背後也有人說話了：「請呂縣長，把貨物也全部發還！」

高個子堆着笑臉，連聲的說：「當然！當然！所有行李東西，也全部由旅客認領，不論是什麼東西！請各位老鄉安心！」

他還加上說：「在諸位留居期間，由我們解放區招待，不收任何費用和酬勞。」

台下的人，就拍拍嗶嗶一陣掌聲。



等到鑼鼓又响了，花花綠綠，跳出一群小孩子，咚！咚！咚，扭着秧歌舞來了；那小麻子也在里頭，擦了花粉，向我擠眉眼，難看死了！但他專心扭着屁股，跳得高興啦。人群不斷的拍掌，歡呼，連我的心也一跳一跳，腿也一扭一扭……

一直鬧到深夜，才回屋子裏來。

十九日 陰 小鵲鵲

小麻子一早來找我，他背着一個書包，書包里叫着吱吱喳喳。一見了我，他便忙着掏書包，掏出一團絨草

，絨草剝開了，露出一隻小鷓鴣來，他捧着牠說道：

「這給你。昨晚，我們生產組去割草，我從蒿草里捉來的。」

「呀！」我摸摸小毛團，又溫又軟，還張着小嘴吱吱叫着，我說：「牠叫餓了，要吃早餐了。」

他遲疑一下，說道：「我要上學，也好，我們給牠找點小虫吧。」姊姊橫了我一眼，可是，我已經捧着小鷓鴣跟小麻子跑出門了。一路上，他對我說，他叫做曹銀三，叫他小麻子也得。他們要生產，要拾糞，要看牛，要放哨，也要搞文化。聽是聽，我可不曉得這一套。

廿一日 晴 他們教的和我們不同

第二天，我跟着銀三，走到一個小廟子，他說：「這是我們的學校了。」一進了門，壁上掛了一塊黑板，一個黃頭髮的小姑娘，正

細心在黑板上寫字。喂，上面寫着我們的事呀！「有條萬里輪，在我們海面觸了礁，旅客有一千二百多，有同胞，也有外國人，也有軍人；民主政府派人救上來，正發動全縣人民慰問。」

銀三在桌位坐下去，一個耕田人在講着話，怎麼，這就是他們的教師嗎？

那人指着「人民」兩個字，一面講，一面在「人」字下面，又寫着工人，農人，商人，軍人，中國人，日本人，好人，壞人等等一大堆，他停下來問道：「還有什麼人？」

一個女孩子站起來說：「蘇聯人！美國人！」

那教師又在「民」字下面，寫着民主，民有，民享，民族，又是一大堆字，他解說一番，又問起來：

「銀三，你來遲了，你說說。」

我看那小麻臉發紫了，低頭想了很久，才咕嚕咕嚕的說：「還有

民兵！」

「好呀！你們把這幾個字背好！抄起來，回去教識字組。」
他們念着，寫着，也就下課了。

這多怪，不像「國語」，也不像「社會」，這是什麼呢？等我問起銀三，他說：「這是識字課呀！」

我又道：「回去還要教什麼組？」

「識字組，我有五個大學生，我嫂嫂是我的學生呢。」

下一課是唱歌了，咿咿啞啞，哼着小調兒，爲什麼不像我們學校，教着正式音樂呢？和我們多麼不同呀！

廿四日 晴 找不見紅面的

幾日來，銀三成爲我的朋友了，只要他沒事，便來和我玩，其實，他整天也很忙。

我掛着的心事，忍不住了，我靠着他的耳朵問道：

「你看過共產黨沒有？」

他奇怪的看我，大聲的回答：「怎不看見？」

「不要大聲，給人聽見了，他們全是紅臉的嗎？」

他忽然大笑起來了。

我摸不着頭腦，他爲什麼笑？我又細聲的問着他：「輕輕對我說，你看過紅軍嗎？」

他更大聲的回答：「怎麼不？」

「他們是不是紅臉孔？」

「什麼紅臉？」

「那……他們爲什麼叫『紅軍』呢？」

他嘖嘖回答不出來：「那我也不知道。」

「他們是什麼樣子呢？很兇嗎？」

小麻子却說道：「才不！我們過去很窮，紅軍來了，我們窮人全翻身了。」

我自言自語的唸着：「既然不紅臉，爲什麼要叫紅軍？」

他忽然想起來，抓着我的肩頭說道：「你還是去問我哥哥，他就是共產黨。」

「你哥哥——」

這把我嚇了一跳，他哥哥就是——那，一定是個大紅花臉的……銀三聽不清我的話，又說道：

「明天，我帶你去看看我的哥哥，你問他，他準會知道的。」

他背好書包向學校去了，臨走時候，他還對我囑道：「我也想去當小紅軍啦！」

一路上，我比失了寶貝更失望，紅軍竟不是紅臉的，回到屋里，第一次不見了姊姊，她也敢到外面去嗎？心內更添着昏亂了。

廿五日 陰 一家人

我又驚，又愛，心跳着，跟銀三到了他的家里。

一個磨鐮刀的人，抬頭看見了我便問他道：「銀三，這是船上的客人麼？」

銀三點點頭，一面對我說：「這是我的哥哥銀二。」

啊呀，他，竟不是大麻子，而是鷄蛋臉的青年人，他伸着大手走過來，抓着我的手，把我拖進屋里去。

要讓我到舖上坐，我遲延一下，握過的手還在發疼，他把我像叉束乾草，高高舉起，安放在舖上。

屋子打掃得很清潔，堆着閃光的犁呀、鋤呀、鏟呀。但門上貼着門字的紙條，壁上也貼了犁字，耙字，鋤字等等的條子，甚至桌面也貼個桌字，好像大減價的雜貨舖子，我正在奇怪時，一個背孩子的婦

人，捧出熱茶來。

銀三在一旁說：「他要看看共產黨。」

銀二便站起來，接着說：「你看吧！有什麼不同麼？」

這使我倒不好意思，不敢去盯他的臉，後來，忍不住偷瞟他一眼，啊，他竟和別人沒有不同，再多看一眼，還是一點沒有特別。

那婦人又捧出餛飩來，我剛吃過，但銀二哥看我不吃，就伸過大手來，我怕又被握疼，只好一口口的慢慢咬，我發覺餛飩比我們吃的更硬，還夾雜着山芋乾，我忍不住說：「你們把更好的給我們吃呀！」銀三却說道：「我們這苦地方，經過去年努力冬墾，今年栽富根，要是等到麥子收割了，我們就有白麵請客了。」

過了不久，門外有人來，喊着：「銀二組長，我們出發了。」

銀二過來拍拍我的肩頭，要我多到他家里來玩，說完，就帶了鐮刀，抬了鋤頭，向外面去了。

臨走時，銀二嫂包了幾個饅頭，笑嘻嘻的說：「你帶着走吧！」推呀推，最後只得接受，銀三和我跳着回來。我想要告訴姊姊，她這兩天總說心內不快，無心聽了。

廿六日 晴 把官長叫下了馬

下午，跟銀三去放哨，地點便是那片棗林，他持着一根紅纓鎗，挺直的站在樹下，好神氣！眼向着村道，田地上的麥子已黃了。

村子里的人出去的，進來的，互相招呼就過去了。

看着他老站着，我感到無味了，我要他教我扭秧歌，我們就替換握着鎗，替換跳着舞了。

近晚，麥田中出現了兩匹馬，銀三叫我退進林里去。一陣馬蹄聲托托托，不久，已看到白馬喘着氣，背着兩個軍人近來了，銀三不怕被馬踏死，抓着鎗衝到馬前，像大人一樣喊着：「同志！路軍！」



來人收緊了韁，大白馬的頭向天一仰，爲首的一個黑臉大漢，立刻翻下馬來，我很怕，會給銀三個顏色吧？只要動下大拳頭，那銀三就吃癢了，但是，只見漢子滿面粗汗，很聽話，摸出一張紙條子來，銀三神氣的接過去，橫看一下，直看一下，才滿意的還給黑臉漢，手舉起來，像老總一樣敬個軍禮。

「司令員同志！延了你！」

那人急抬黑手掌，回着禮，用南邊人的口音答話：

「不，公家事呀！小同志辛苦

你了！」

說完話，黑臉大漢就騰上馬，向後面的騎士招下手，夾下馬，兩騎就帶帶托托，跑進縣里去了。

我縮在樹下直瞧，連眼睛也不睜一下，這是什麼一回事呀，他們只要踢下馬，不就過去嗎？他們有這麼閒工夫！他們是兩個大漢子，竟這麼服服貼貼，聽小孩子查路條。在我眼前，小銀三是一個大英雄！——做兒童團員多好呀！

晚上，姊姊病了，整身熱得像隻火爐，潑水會嗤嗤發响啦！整晚在喊着：「口乾！口乾！」

廿七日 晴 下一次船再走

昨日，老醫生來替姊姊看病，不要醫生錢，也不要藥錢，因為是政府公家辦的。吃過了藥，姊姊的熱慢慢退了，今日，昏沉沉的睡着

了。

忽然，來了人，說輪船來載我們走了，所有的人忙亂起來。這使父親很爲難，搓着雙手，要走，姊姊還未好呢，不走，同住的大半要動身了，大家歸心如箭。他急得跑出去，一下，陪着那老醫生轉來，醫生勸着父親，怕姊姊的熱又回來，那時，就壞了。結果，父親坐下來嘆氣。

「好吧！下次船再走！」

我以爲要走了，也急想飛到上海；現在父親既然不走，能多留幾日，又好多玩幾日，哈呀哈！

廿九日 晴 留姐姐看紡紗

屋里不走的人，除了吃，困，聽他們來講時事，整天閒得無聊，日日盼望第二隻船來，能早點回家。

今天，第一次，陪着病後的姊姊，一道散步，有處大門口，紡車轟轟的响，很熱鬧。我們停下來向里面看。

後面正屋，有十多輛紡車在轉，嗡嗡的叫，有老的，少的，年青的女人，在工作着。我發見一個熟臉孔，噢，那送書給姊姊的女人，她最忙，不但手上忙，連嘴裏也是忙的，她正說道：「大家使勁呀，要細，要快；我們和楊五莊爭第一，不要把咱的臉子丟了！來，我們唱生產新小調，銀二嫂！你模範帶頭呀！」

原來，銀二嫂雜在她們中間，她咿呀呀的唱起來了。

等下，有人說：「淑華，你昨天不去上識字班？」

叫做淑華的說：「我嬌娘生病了。」

大家爭問着什麼病，好了沒有。一個矮婆子却說道：「收紗的吳指導員，犯了官僚主義，做事好像做大官！神氣十足，開生產會時，我們要鬥他！」

銀二嫂也不平的說：「對呀，他揀紗時就沒勁，先忙這忙那，不管你，家里可等我造飯呢！」

那放脚的女人說：「好呀！開會時，大家一齊到！」大家嘻嘻嘩嘩的贊成，嗚嗚嗚，紡車搖得更響了。

等那女人看見了我們，便招呼起來，姊姊點點頭，走向紡車中去，我不願和娘兒們在一道，留下姊姊，先溜走了。

卅日 陰 我們的談話會

這兩天，父親好像有什麼心事，來去未決。

吃過晚餐，我們三個人開座談會。

我說：「看這里孩子多神氣，他們唱歌，扭秧歌，還會放哨，軍隊也怕他們，要聽他們的話啦！」

父親說：「你專心注意玩的，你不看見嗎？孩子們也要搞生產，

一點不像你們，坐着白吃。」

我分辯說：「我們還在讀書呀！」

父親可說：「他們一面讀書，一面做工呀！」

姊姊却興奮的說道：「爸！他們不但做工，還幹政府的事。他們有女村長，女會長，女區長，我還親眼看過，一個女副縣長啦！是個三十多歲的嫂子。——我想不出，女人也會辦許多正事。」

我不服氣，「男的做得更多！」

姊姊也不服，她說：「女的做得更好！」

父親可另有看法，他慢慢的說道：「他們男耕女織，關心的，是工作做得好不好，誰也不愁明天的生活，他們忙着工作，他們快快乐樂，他們真有辦法呀！我像揀糝子，挑不出一個叫化子來。他們注定要發了，注定要興了！我曾和呂縣長談過話，他歡迎我們來做生意，要保護我們來做生意，我想來想去，這裏的生意一定可……。」

談到這裏，外面傳來一陣歌聲，父親不再說下去，像有心事還不能解決，他向外揮着手說：「你們去玩玩吧！」

五月一日 晴 看參軍會

今天，村道上和平日不同，到處是鑼鼓叮咚，人聲滾滾，不知鬧什麼賽會。

轉出一條石路，迎面來了一隊人馬，孩子的秧歌隊開路，幾個長褂子的老伯父，牽着幾匹馬，馬頂上，騎着披紅的年青人，許多人前呼後擁過去了。我問收攤子的老婆婆，她說：

「送我們子弟去參軍呀！」

什麼叫「參軍」？我不明白，便跟着人馬的尾巴，看熱鬧去。

隊伍進了一個大場，那里黑簇簇一堆人，個個興奮，處處笑聲，鑼鼓敲得震天價響，像一個大廟會。人馬不斷的來了，歌聲不斷唱起

來了，整千整百，無數的人，圍着一個結彩的戲台。我站在遠遠，看出並不是在唱戲，又是那呂縣長，他講一下，台下的人就呼喊一下。「今天，爲世界勞動節，我們榮成縣的人民，爲勞動者的解放事業，送上一個模範排！」

掌聲中，那黑大漢軍官踱出來，不斷的拍掌聲，簡直不讓他說完話。等下，換上一個剪髮的女人，等下，又來了唱歌聲。人們發狂拍着掌，啊呀，銀二哥！他站到台前了，怎麼？今天，他穿着新軍服，也橫肩披着大紅帶，襟頭還插了金花，他紅着臉孔，人聲靜下來，我聽到他在說話。

「全體參軍的同志們，要我代表他們說話，我們要保護自己的田地，保護我們自己的莊稼，我們要好好作戰，不管山多高，河多深，我們要解放全中國！」

戲台上，忽然跳上許多青年人，都嚷着同樣的話：

「我們要參軍！我們也要參軍！」

台上場上拳頭在高高舞着，是呼喊聲，跟着是拍掌聲，又是歌聲，跟着是口號聲，像響着滿天的雷，連耳朵都震聾了。

我想鑽去看銀二哥，但隊伍移動了，爆仗聲嘩啪，鑼鼓聲喧天，我被夾在大隊中，不知走了多少路，才好容易擠出來，已弄到一身濕淋淋了。

等我擦亮眼睛，前面一隊隊的秧歌舞，圍着幾十個參軍人，他們披着紅，掛着花，在馬頂上歡呼，男的女的在跟着歡呼，這樣，一直擁到了村口。過後，那幾十匹馬上的英雄，背上加了包袱，和親人道別了，一陣笑聲，銀二哥就揚開鞭子，領着馬隊，向麥田大道奔去了，直到留下一片黃麥田，大家要看也看不見了。

各隊秧歌隊分開了，擁着參軍的親人回去了。

我想着銀三，他哥哥「參軍」去了，我一定要去看他，去安慰他。到了門口，秧歌隊還在門口扭着，銀二嫂眼睛紅紅在說話：

「我，不拉着銀二的腿子！」

有的說：「我們要向銀二嫂看齊！她是我們的模範！」

有的說：「我們生產組要動員了，我們要優軍，要幫銀二嫂收麥子！」

銀二嫂連忙說道：「不要！不要幫忙！我和銀二約好，他打好戰，我搞好生產！」

大家拍着掌說：「這才是一對模範夫婦！」

擠進了門，新貼上一張大紅紙，桌上地下，堆了許多糧食布匹，豬肉，胡蘿蔔，雞蛋，山芋乾，青菜，穿的吃的都有，我也無心細看，只是找不着銀三，他一定很傷心，因為哥哥去當兵了。……

一二日 晴 爲什麼哭了

什麼地方我不去找？今天我才發見了他，他孤零零一個人，坐在野外的石頭上，揩着眼淚。

我在他的身邊坐下來，過了好久，我安慰他說：「銀三！你不要傷心了。」

他滿臉淚痕看我一眼，哭得更利害了。

「銀三！哭着哥哥去了，往後日子不好過嗎？」

他睜大眼睛說：「不，我不用担心日子，我傷心我自己！」

「自己？」

「我也去參軍，他們不准我報名，說我年紀還不夠！」

我全不明白，他爲了不能參軍哭了！忽然我想到，要送件東西給他才對，但我身上什麼也沒有，我翻着鏢袋，有一支三寸長的鉛筆，我拔出來就遞給他。

「這送你，慰勞你呀！」

他揩去眼淚，初看了鉛筆很喜歡，但想了下，就要送還我，推過去，推過來，再推過去，又再推過來，最末我把鉛筆投在他懷里，就乘勢跑開了，回頭看他並沒有追，却見他慢慢站起來，把鉛筆藏在衣袋里，我便放心的走了。

四日 晴 銀三來送行

宣傳員又來講時事，並通知我們，今晚爲我們開個晚會，農民劇團也趕來了。

隱隱響了半日砲聲。

忽然，屋子外面有人嚷着，輪船又來接我們了。大家一聽說，就奔出奔入，早餐也無心吃了，

砲聲停下去，一群牛車，搖搖擺擺的，又把我們載到沙灘上，就是登岸時的地點，在歪着的萬里輪外邊，停着一隻吐煙大輪船，它天



早被兵艦轟過，所以插着一面白旗子，這時汽笛正嗚嗚的叫，沙灘上堆着許多行李。有人帶着我們，環着行李繞了一個圈，各人拿下自己的東西，由一個人對着冊子，再經過一張桌子前，只要自己說沒有錢的，他們便發了三百萬，給他做旅費，也沒有什麼檢查，一個一個，排隊下了漁艇。

我跟着父親和姐姐，分提着行李，就要下船了，突然有人抓着我，回頭一看，却是小麻子銀三，我喜歡極了，才記起，竟忘記向他告

別，他一手執着牛鞭子，一手急忙的掬着肚子，口里又說道：「我找不見了你，就趕牛車來了，我嫂嫂給我幾個雞子，送你和姊姊路上吃呀！」說完，把一個布包塞給了我。我不會把話說出來，只含着淚看他，我從沒看見銀三的臉，是這麼光鮮呀！漁艇急着要開，他幫我們上了船，並叮囑我給他寫信，才嘻嘻的分了手。

船一下一下離開了岸，他們向我們揮手，銀三對我們扭跳着，許多人喊着：「順風！」

我像失卻了什麼，恨不得能夠再留下來。

到了艙中，大家忙着翻開行李，有的在搬時，四方箱子壓扁了，有的在撈起時，給海水漬壞了，有的丟了條氈子，有的也丟些鈔票，但誰都不去怪人，大家都高興得很。

一個鬍子老伯說道：「憑良心說話，他們待我們多好！」我只是想着銀三，銀三，小麻臉的……

除了睡覺的，誰都有說不盡的故事。

汽螺又嗚嗚的叫了，這長城輪，又向海上走了。

七日 雨 觸山

我正在作夢，我變爲呂縣長，銀三哭着要參軍，我就准他參了軍，我騎着大馬，他也騎着大馬，千萬人來送我們，姐姐也來送我們，小麻子大笑，我也大笑……突然，有人把我抓起來，我急睜開眼，還在夜裏，艙內的人正喊地呼天，黑黝黝在滾着，父親不容問話，把我拖着就走，他背着包袱，手臂夾着箱子，我也不知是什麼事，姊姊今夜倒安定，她說：「又觸山了！」

我們擠到了甲板，昏昏踏下救生艇，半空有隻大電筒，掃來掃去，不一下，小艇駛不動了，大家拼着命跳下水去，這邊是呼人聲，那邊是哀哭聲，我們半身浸在海裏，三個人抱做一團，顛擺的走，我脚

尖觸着什麼刀刺，腳一虛，海浪把我衝倒了，呷了幾口鹹水，父親急抓着我的衣領，僥倖踏着沙地了，水一步淺一步，我全身無力了，勉強爬上一塊岩石，耳朵裏，全是一片哭聲……

不知什麼時候了，離開了的船上，忽起了叫喊聲，和閃閃的燈光，有許多人在毆打聲，還有人拼命喊着：「搶劫！搶劫！」

在山上的人，全在發抖，不知是死，也不知是活，海風捲着大雨，偏偏又整夜淋着我們。

八日 晴 逃上了燈塔

海水變青了，人慢慢看清了，等了等，太陽出來了。我們四百多人逃命的地方，是奈山燈塔。

人們知道了，昨夜船上的事情，是搶劫行李和鈔票，有幾個客人重傷了。

除了手頭的輕東西，在船上的是完了，完了！

船上的賬房，在岸上燒了稀飯，給每人一碗米湯，他們說：「方向盤，在龍鬚島靠岸時，被大砲轟壞了，把不準，船頭才會誤觸了奈山。」

我受了一夜冷，頭沉重重發燒了，躺在姊姊的懷裏喘氣。

上山的人，白瞪着輪船，行李不知怎麼了？在龍鬚島沒有失掉，現在，奈山可失掉了……

中午，有幾隻輪船趕來，不管什麼了，小船把我們載上大船，我用大毛巾包着頭，父親扶着我，我們還有粗重行李，放在長城輪上，說要等後天才能認領。

父親帶在身邊的包袱，不知怎樣竟丟失了，但父親却說道：「只要到了上海，一切一切都好了！」

九日 陰 三枚紅蛋一顆心

今日到了上海，我喜歡，姊姊也喜歡，全船的人都喜歡。江面，擠滿大船小船，岸上，擠滿了高屋低屋，船慢慢靠了碼頭，無數人中，一年多不見的二叔父，已在向我們招手巾了。這就奇怪，岸上排了那麼多的兵，黑衫的警察，草色的憲兵，個個吊着武器，臉孔像兇神，真出了我們的意料！我們從梯子下去，像一群犯人，一個個被搜着身子，一隻隻箱子，恨不得連皮翻轉過來。我跟着姐姐走着，可是，爸爸被大聲喝住了，箱子打開時，爸的臉變青了，從箱底檢出一條金條，爸咬着發黑的唇皮，便想走過去，但是臂膊已被抓着，拖過一邊；同時，不准我們停步，用皮鞋踢我們，但把我們趕上碼頭，不遠有輛黑車，爸和別人被驅上大車，姐姐大哭了，我要撲上去拖爸爸，已來不及，嗚……黑車載着爸爸去了。二叔父冒着汗擠過來，安慰我們說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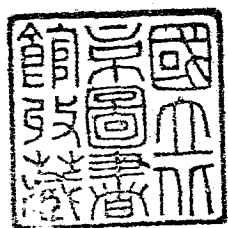
：「先回店里，我到警局去設法！」
我們坐上三輪車，到了二叔父的店中，上海，我再也不想玩了，什麼大樓，什麼城隍廟，我們整天担心着爸爸，不知會怎樣呢……

晚上，爸爸來了，由二叔父暫時保出，他們對喝着壓驚酒。姐姐問着爸，那條金條呢？搶去了嗎？他比他們……

爸爸只管乾杯，倒是二叔父開了口：

「繩子縛豆腐——別提了！」
臨睡時，我要找內衣褲換，無

意中，翻出一個破布包來，打開了，是三個熟紅蛋，殼是壓裂了，我放到唇邊，用舌頭吻了又吻，但我一點都不想吃，整夜，我想着銀三，想着銀二哥，銀二嫂，也想着龍鬚島。



• 編主森文馬司 •

學 生 小 文 庫

香港學生書店印行

香港九龍彌敦道六八九號

本文庫內容及預約辦法

這是一套為了高小到初中少年們編的小叢書，第一輯暫編十種，以後當陸續編印，內容舉凡少年們的學習，生活，常識，童話，故事都有，用通俗有趣的形式編寫，每種并由新波王琦漾今三先生挿有挿圖多幅，是一套最有價值，最富現實性的少年讀物。每種定價港幣八角，全輯八元，預約者概打六折優待，每輯實收四元八角，預約處：九龍彌敦道六九八號學生書店。

單 通 閱 定 庫 文 小 生 學

姓 名	
地 址	(國 外 定 戶 請 附 西 文)
輯 數	由第 輯起至第 輯止共 輯
定 款	幣 元 角 正
備 註	

年 月 日

學生小文庫

· 第一輯目錄 ·

上水四童軍（報告）……………宋 芝

新界四個小學生被慘殺事件，曾轟動國內外，欲知事實經過，請讀這一部報告。全書由八封信組成，也可以作為模範書信閱讀。

讀書的故事（修養）……………吳 費

寫孫中山、聞一多、鄒韜奮、陶行知、李公樸、華羅庚、冼星海、蔡楚生、蕭紅、艾蕪等十個人的讀書學習故事，是少年們一部最好的課外補充讀物。

黑帶（故事）……………何文浩

又名「新黑奴籲天錄」，是一部美國虐待黑人的真實故事。

森林里的故事（寓言）……………華 嘉

老虎勾結了狐狸，自封總統，陰謀出賣吞噬森林里的獸族，但被發覺了，它們群起來反抗它，結果便被打倒了。

龍鬚島歷險記（日記）……………

伯 子

寫一個小學生，於萬里輪失事逗留華北解放區後的各種見聞。

孩子們（四幕劇）……………

春 草

寫一群小學生，在好導師的正確指導下，努力的改造自己，使成為新中國小主人。

奇異的鄉土（遊記）……………

雷 蕾

這兒介紹着黔桂邊境苗民族的各種生活和傳說

給少年們（學習）……………

永 山

要怎樣成一個新少年，好少年，這本書將告訴
你一些改造自己和進行自我教育的好方法。

歌壇（童話）……………

林 華

一個美麗的民間傳說。寫一個牧牛郎，如何征服一個驕傲善唱的富家女。他們在歌壇上，對唱了三天三夜，結果歌后被擊敗，氣死了。牧牛郎得了勝利，成為遠近知名的人民歌王。

讀書的故事續集……………

吳 費

寫毛澤東、郭沫若、丁玲、茅盾、聶耳、沈鈞儒、馬叙倫、張天翼、田漢等人的讀書故事。

1950年 1月 1日

出版處贈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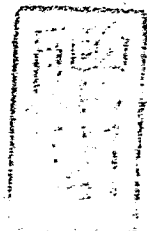
香港印刷工業合作社



學生書店

香港九龍旺角彌敦道348號
STUDENT BOOK SHOP

696, Nathan Road Kowloon,
HONG KONG



・編主森文馬司・

庫 文 小 生 學

5

記 險 歷 島 鬚 龍

印翻准不・有所權版

原 著

伯

子

發行人

陳

達

年

發行所

學

生 書

店

九龍彌敦道六九八號

印刷者

香港印刷工業合作社

銅鑼灣威非路卅二號

經售處

國內外各大書店

版初月二十年七十三國民華中

・角八幣港冊每價定・

[illegible][illegible]